

418
420

红楼梦



刘梦溪 著



与百年中国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刘梦溪 著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000

书号 ISBN 7-5434-3397-4/1·411

定价 25.00 元

题 序

这是我《红学》一书的增订版。《红学》大部分章节写于八十年代，是我从文学研究转向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过渡。因此我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个学科，探讨了她的学科树义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科。原书七章，即现在的第二章至第八章。第一章和第九章是这次加上去的，书名也借用第一章的标题改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向他传达荣宁二公的口头指示，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这是说《红楼梦》里贾氏家族隆替兴衰的故事，是以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元年）到1744即乾隆九年左右这一百年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而1744年正是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份。他显然从“百年”这个具有历史轮回意味的时间概念里获致一种“暗示”，因而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灵感。因为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曾再致其意：“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应该是作者点题的话。晚清徐兆玮《报馆杂

咏》：“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氏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噓。”如此说来，莫非“红学”当产生之初，就与“新政”成一互相矛盾之对立物，两者不可在同一时空下求同兴并盛耶？康梁事败，时在戊戌，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历为1898年。到如今恰好又过去了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红学，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作为《红楼梦》的读者、爱好者、研究者，从这个一百年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迪或“暗示”呢？

王国维感叹：“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陈寅恪同发一慨：“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我们今天置身于前此未有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当然又是“新政风行”的时候。处此背景之下，已经“历百年”的红学，是不是与“新政”仍呈互相矛盾之状态——倏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转而“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至少，前一种情形现在是出现了，确有不少喜欢“谈红学者改谈经济”，甚至谈之不足而索性投身商海。“应用红学”的概念便是在此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而动工兴建的南北“大观园”，早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红楼宴”摆而不厌；“曹雪芹家酒”也呼喝于电视广告之中；红学家们则触“玉”（曹雪芹喜欢用谐音）“通灵”，学会了“炒红学”。百年来已经极学术之盛的红学不仅是“热”，而且“闹”起来了。然则“热闹”的红学，是红学的兴旺还是不兴旺？是学术的幸事还是不幸事？如果否命题可以成立，那末“富贵流传，已历百载”的现代学术的宠儿——红学，是不是如同《红楼

梦》里的贾府，也到了某种“运终数尽”的边缘。

虽然，学术思潮的更替与嬗变是事物的常态。有盛必有衰。梁启超把学术思潮类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给以概括。这些个嬗变的时期和段落红学全都经过了，所以我才有从学术史的角度撰写《红学》一书的理由。现在距《红学》的写作已经过去十有余年，时下的红学由梁任公先生给定的第四期向前又跨了一步，似乎进入了“闹学”时期，有的时候只有《红楼梦》第九回贾府子弟“闹学堂”庶几近之。新近的表现，是有人研究出脂本脂批均系伪造，并悟得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另一群体成果则是共同认为通县的一块石头是曹雪芹的墓石，重新为卒年壬午说“定了案”。职是之故，我有理由也才有勇气在原书的头尾各加入一章，并以“红学呓语”作为末章的标题，增订出版这本旧著。看校样的时候顺手改润了几处文字。第五章增加了一个长注，补充介绍几种以前不曾见到的索隐派著作；这要感谢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因为所补入之书都是承他的厚意从遥远的海峡彼岸惠寄给我的。参考书目增加了1988年以后的部分，系请胡文彬先生百忙中所抄示，谨在此致谢。河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亚民先生、责任编辑刘辉小姐，为出版此书竭尽了心力，如果不是他们的鼓励帮助，我怕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再出这样一本书，因此特向他们致以谢忱。

不过，这回可真的该告别红学了。

1997年9月9日于无梦斋

目次

第一章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1
一 引子	1
二 上篇 “遥望长安花雾隔， 百年谁覆烂柯棋”	2
三 下篇 “百年顿尽追怀里， 一夜难为怨别人”	12
第二章 《红楼梦》与红学	18
一 已成为显学的当代红学	18
二 一书以名学的缘由	24
三 红学的超学科特点	40
四 《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	43
五 红学与中国文艺学	49

六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61
第三章 红学与曹学	64
一 曹学的缘起	64
二 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	70
三 曹寅的历史地位	75
四 雍正夺嫡和曹家的败落	86
五 曹頔被抄家原因之我见	93
六 新材料暴露出来的矛盾	96
第四章 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	105
一 胡适和俞平伯：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	105
二 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	109
三 吴恩裕和吴世昌的贡献	114
四 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	120
五 危机中的生机	124
六 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	136
第五章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	144
一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内在理路	144
二 早期索隐派猜测种种	146
三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一：明珠家事说	150
四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二：王梦阮和沈瓶庵的	

《红楼梦索隐》及清世祖和董鄂妃故事说	152
五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蔡元培的	
《石头记索隐》及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167
六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	173
七 遭到考证派打击之后的索隐派红学	187
八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与文化环境	199
九 索隐派的复活	203
十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	225
第六章 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	231
一 评点派与小说批评	231
二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239
三 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与小说	
批评派红学的合流	249
四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258
五 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	
红学：枝叶与花果	275
六 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	290
七 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302
第七章 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307
一 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	307
二 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	317

三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328
第八章 拥挤的红学世界	337
上篇 红学论争	339
第一次论争：胡适与蔡元培论战	339
第二次论争：《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341
第三次论争：《红楼梦》中的女性 是大脚还是小脚	343
第四次论争：1954年的大讨论	346
第五次论争：李希凡与何其芳的 笔墨官司	347
第六次论争：关于“狐虬罍” 和“点犀盃”	349
第七次论争：曹雪芹卒年会战	352
第八次论争：吴世昌与伊藤漱平 辩论“棠村序文”	353
第九次论争：《废艺斋集稿》的真伪	355
第十次论争：曹雪芹画像问题	358
第十一次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	365
第十二次论争：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370
第十三次论争：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377
第十四次论争：什么是红学	379
第十五次论争：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383

第十六次论争：赵冈与余英时讨论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387
第十七次论争：唐德刚与夏志清	
之间的红楼风波	391
中篇 红学公案	396
公案之一：钗黛优劣	396
公案之二：《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评价问题	398
公案之三：《红楼梦》有没有	
反满思想	400
公案之四：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的真伪问题	402
公案之五：甲戌本《凡例》	
出自谁人之手	404
公案之六：《红楼梦》的版本系统	405
公案之七：曹雪芹的籍贯	406
公案之八：曹家的旗籍问题	409
公案之九：靖本“迷失”	411
下篇 红学“死结”	414
其一：四条不解之谜	414
其二：三个死结	418
第九章 红学呓语	421

一 上篇“食尽鸟投林”	421
二 下篇“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430
红学参考书目	438
初版跋语	450
增订版后记	452

回十四回《妙计》	343
回十五回《妙计》	343
回十六回《妙计》	343
回十七回《妙计》	343
回十八回《妙计》	343
回十九回《妙计》	343
回二十回《妙计》	343
回二十一回《妙计》	343
回二十二回《妙计》	343
回二十三回《妙计》	343
回二十四回《妙计》	343
回二十五回《妙计》	343
回二十六回《妙计》	343
回二十七回《妙计》	343
回二十八回《妙计》	343
回二十九回《妙计》	343
回三十回《妙计》	343
回三十一回《妙计》	343
回三十二回《妙计》	343
回三十三回《妙计》	343
回三十四回《妙计》	343
回三十五回《妙计》	343
回三十六回《妙计》	343
回三十七回《妙计》	343
回三十八回《妙计》	343
回三十九回《妙计》	343
回四十回《妙计》	343
回四十一回《妙计》	343
回四十二回《妙计》	343
回四十三回《妙计》	343
回四十四回《妙计》	343
回四十五回《妙计》	343
回四十六回《妙计》	343
回四十七回《妙计》	343
回四十八回《妙计》	343
回四十九回《妙计》	343
回五十回《妙计》	343
回五十一回《妙计》	343
回五十二回《妙计》	343
回五十三回《妙计》	343
回五十四回《妙计》	343
回五十五回《妙计》	343
回五十六回《妙计》	343
回五十七回《妙计》	343
回五十八回《妙计》	343
回五十九回《妙计》	343
回六十回《妙计》	343
回六十一回《妙计》	343
回六十二回《妙计》	343
回六十三回《妙计》	343
回六十四回《妙计》	343
回六十五回《妙计》	343
回六十六回《妙计》	343
回六十七回《妙计》	343
回六十八回《妙计》	343
回六十九回《妙计》	343
回七十回《妙计》	343
回七十一回《妙计》	343
回七十二回《妙计》	343
回七十三回《妙计》	343
回七十四回《妙计》	343
回七十五回《妙计》	343
回七十六回《妙计》	343
回七十七回《妙计》	343
回七十八回《妙计》	343
回七十九回《妙计》	343
回八十回《妙计》	343
回八十一回《妙计》	343
回八十二回《妙计》	343
回八十三回《妙计》	343
回八十四回《妙计》	343
回八十五回《妙计》	343
回八十六回《妙计》	343
回八十七回《妙计》	343
回八十八回《妙计》	343
回八十九回《妙计》	343
回九十回《妙计》	343
回九十一回《妙计》	343
回九十二回《妙计》	343
回九十三回《妙计》	343
回九十四回《妙计》	343
回九十五回《妙计》	343
回九十六回《妙计》	343
回九十七回《妙计》	343
回九十八回《妙计》	343
回九十九回《妙计》	343
回一百回《妙计》	343

第一章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引 子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已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

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①。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上篇 “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

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

^① 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①。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②。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③。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

① 参见《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

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阇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①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

^① 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译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